



悦读
滨州

文苑 影像 史志



下载品质滨州
畅享品质生活

鲁北晚报

08

2026.10.14 星期三

责编:曹玉

邮箱:sdlbwb@163.com

那些年的八月十五

□吕青河

在我的记忆深处,对“中秋节”这三个字,其实是陌生的。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娃,小时候只知道,除了过年、正月十五、清明这三大节,还有一个喜庆的节日叫“八月十五”。

这个节日正赶上秋收,田野的庄稼地里到处是农人们忙碌的身影;乡间土路上,牛马车欢快地来来往往;农家院里晒满了金黄的玉米和雪白的棉花;大人们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。我们这些孩童早就盼着这一天,早饭时,能吃到母亲包的冬瓜猪肉包子,还能吃到平日不舍得买的苹果、梨等水果。

晚上,一轮圆月悬挂在天幕上,院子被照得亮堂堂的。月光下,我们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的饭桌前有说有笑。母亲拿出在集市上买来的月饼分给我和哥哥,我美美地品尝着

月饼,不舍得一下子吃完。这一天,母亲也特别高兴,她说:“今年风调雨顺,庄稼收成好,等忙完秋收,卖了棉花,家里添置一辆新自行车,再给孩子们买几件新衣服。”大哥说:“因为工作表现好,领导又要给我涨工资了。”二哥说:“新学期升级后,我的学习进步了,考试成绩大有提高,进入了前三名。”三哥充满信心地说:“再过几天,我又要去参加县运动会了,争取百米再跑个冠军。”父母总是笑着听完,然后鼓励哥哥们加油。这时,劳作了一天的父亲会就着月色小酌,几杯酒下肚,他脸颊渐渐泛红,话也多了起来,声音越来越高。我满怀好奇地问父亲:“爸,八月十五为啥要吃月饼啊?”

父亲便讲起老一辈流传下来的故事:元朝末年,朱元璋起兵反元,军师刘伯温想了个法

子,把“八月十五夜起义”的纸条藏进月饼里,靠乡亲们互赠月饼传递消息,约定在这天夜里揭竿而起。起义成功了,为了纪念这个胜利的日子,八月十五吃月饼的习俗就传了下来。我听得入神,觉得手里的月饼忽然有了分量。

八月十五,最欢喜的是村里那些还没成家的大哥们。这一天,他们要“叫媳妇”,就是把未婚妻接到家里过节。谁家要是有了未过门的新媳妇,对这个节日自然更加重视,农活暂时放放,一家人穿得板板正正,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干净净,饭菜自然也格外丰盛,隔着院墙就能闻到炒菜的香味,馋得人直咽口水。

吃过早饭,大哥哥们推出擦得锃亮的自行车,驮着新媳妇去赶大集。小伙子穿得干净利落,姑娘们打扮得鲜亮体面,

一对对情侣并肩走在集市上,脸上带着甜蜜的笑容。待到夜晚,月光透过树枝洒下斑驳的树影,空气中夹杂着田野泥土的气息,草丛里传来断断续续的虫鸣声。村外的小树林里,一对对男女时而笑语盈盈,时而低语呢喃,诉说着只有彼此才听得见的悄悄话。

多少年过去了,我早已习惯了叫“中秋节”,月饼也不再稀缺。可每到八月十五,我总会想起那轮又大又亮的月亮,想起母亲蒸包子的热气、父亲泛红的脸,想起那些驮着幸福奔向集市的自行车。

旧时光里的八月十五,没有隆重的仪式感,却盛满了烟火与团圆,也藏着乡村独有的温柔与浪漫。那些皎洁的月色,将永远珍藏在我记忆深处。

丰收的喜悦

□宋振东

秋天是收获的季节
农家小院里
盛满丰收的欢乐

东边墙根
竖着一排捆好的
涨红了脸的高粱

西边堆放着
狗尾巴似的谷穗子

南墙边新收的花生
个个颗粒饱满

北边棚架上
雪白的棉花喜煞人

屋檐下挂满红辣椒
老枣树上挂满红枣儿

院中间堆满小山似的
金黄金黄的玉米棒子
小孙子拎着当玩具
在院子里嬉戏玩耍

小小的人儿
似乎也感受到了
丰收的喜悦

姥姥的大襟褂

□王玉玲

想买这样一件上衣很久了——立领、斜襟、盘扣,布料最好是棉布的,因为这种款式的衣服我姥姥穿了一辈子。

近年“新中式”突然成了一种服装潮流,颜色、材质、样式纷繁多样,如果我姥姥还活着,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,她穿了一辈子的衣服在今天却成了一种时髦。

我姥姥的穿衣风格一辈子没有变过——上身大襟褂(立领、斜襟、盘扣,下摆开衩),冬天也是相同款式的棉袄,颜色以白色和深蓝色调为主,夏天多为白色,冬天多为深蓝或蓝灰色。下身是永远不变的黑色裤子,裤腰很肥,需折起来用带子系上,裤腿是一定会用绑带扎起来的,无论春夏秋冬。如果一定要形容一下裤子的样式,和前几年流行了一段时间的“灯笼裤”有点相似。

我实在想不明白,冬天把裤腿扎起来暖和,那夏天呢?或许是姥姥习惯了,不会因为裤腿扎起来而嫌夏天热。我姥姥是小脚,鞋子是永远不变的黑色尖头鞋,现在的孩子是不会认识这样款式的鞋子了。这一身穿在姥姥身上,自然、和谐、好看,因为她皮肤白皙,脸是瘦长的鹅蛋形,眼睛细长秀气,身材高挑、四肢纤长,可惜我长得不像她,此事一直让我耿耿于怀。在我眼里,姥姥的美是独一无二的。

姥姥比我大53岁,我两岁到七岁间跟着姥姥生活。印象中姥姥早上起得早,睡眼蒙眬

间,我看着姥姥穿上她的大襟褂,挨个扣上扣子,扣子是盘扣,但姥姥系得娴熟,从脖子到腋下,似乎闭着眼也能瞬间系得整整齐齐。然后就会听到姥姥出门打扫庭院、喂鸡喂鹅、做饭的声音了。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穿姥姥的鞋子,却不知为何,没穿过姥姥的大襟褂,此时却特别想穿上和姥姥一样的大襟褂,像姥姥那样摸索着把盘扣一一系起来,这种感觉很美很温暖。

夏天,姥姥的大襟褂大多是白色的,布料是粗布、的确良或人造棉的。记忆中,姥姥的褂子一直是干净清爽的,从未见过她褂子的领子上有汗渍、身上有污渍,包括我和姥爷的衣服。院子里树荫下,经常会看到姥姥用肥皂和搓衣板洗衣服的身影。

或许姥姥年轻的时候留过长发吧,自我记事起,姥姥留的就是齐耳短发,用发卡把头发整齐地夹在耳后,干净利落。齐耳短发搭配白色大襟褂,姥姥在我眼里就是最美农村老太了。每每想起姥姥清爽的白色褂子,总感觉上面赫然写着两个词——勤劳、干净,我想这是成长路上姥姥送给我的最好的礼物了。

姥姥是小脚,但从从不怵头走路。八十年代的偏远农村,没有什么交通工具,家里虽有辆自行车,但那是我姥爷的坐骑,姥姥是不会骑的,所以无论是去娘家还是舅家,无论赶集还是上店,姥姥和我大多是步

行。记忆中,我经常和姥姥行走在路上,尤其到了春夏季节,黄河以北的小村落,全是沙土路,大风吹来,尘沙飞扬,吹得人满嘴沙土。姥姥走在前面,走得快,我跟在后面,走走停停,边走边玩,姥姥看我落得远了,就折回来拉着我走。风把姥姥的大襟褂吹得鼓起来,褂子的一角正好拂在我脸上,痒痒的,那时感觉姥姥好高大,大襟褂的一角就像一面旗帜,领着我一直向前!姥姥用小脚领着我行走在童年的路上,她告诉我无论路多远,只要不停地走,就一定能到达想去的地方。

炎热的夏天,听着蝉鸣阵阵,我常常想,如果姥姥还活着,我一定要给她做件真丝大襟褂,还是有花纹的,让她知道原来衣服不只是白色和蓝色,还有更美的颜色、更舒服的材质!

找了一夏天,也没有找到我姥姥那样的大襟褂。今天立秋,万物开始从繁茂走向成熟,我打开网页搜索起来,一定要买上这件大襟褂,在天气转凉的时候穿上它,想象着姥姥看到我穿上和她一样的衣服时脸上泛起的笑意……



AI生成图片

